

陣綫報

第 37 期

油印版

Published by BARISAN SOSIALIS,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出版

每份售價 10c

27.10.1963

Letter-Head Printed by Boon Hua Printing Co., S'pore.

來一次公正民主的國會選舉

10月22日星加坡州議會召開大選後第一次會議。行動黨熱心人不加區分地通過“中央國會代表法案”，以達其私利，我黨議員本着維護人民基本權益的立場，嚴正地指出法案的不民主性。以下是謝太實同志的發言

丹絨巴葛區立法議員所提出的新加坡選派中央國會代表法案，其基本精神和原則，是根據這次州選舉結果，即執政黨與反對黨議席的比例，而選派中央國會代表。行動黨政府在導演了一場不公正和不民主的州議會選舉後，目前正企圖通過此不公平和不合理的法案，我要指出這法案的不合理。

(一)首先，必須指出，這次州議會選舉完全是在於選舉州議員，在選舉之前以至選舉進行的期間，一切的政府文告或執政黨的競選綱領里面，都不曾提議要由州議員中選出中央國會代表，人民的印象一路來就是：州議會僅在選舉州議員而已，而國會議員的選舉將會有另一次中央國會議員選舉。當人民的思想意識一直都認為是在選州議員的時候，人民並沒有附註執政黨由州議會來選派中央國會代表。因此，要由目前的州議員中選出代表至中央國會，是不夠真正代表人民的意願。人民選出某些人作為州議員，但是可能不同意他們成為國會議員，同樣，一些沒有被選為州議員的人士，人民可能要選他們作為國會議員。在這種情形下，執政黨為何能越俎，要求通過法案由州議會選出國會議員呢？

就在州議會選舉前不久，行動黨也曾要舉行國會議員的選舉，而不是要從州議會委派代表。當時它說：要先通過國會選舉法案來試探左翼力量，以便加強其各種不民主的手段，來壓制反對黨，使它能在州議會中打「包吃」的勝仗。但是在一場不公平，不民主的州選之後，行動黨看到了自己在州議會中佔有大多數席位，如果按議席來選派代表，則它將佔有極大的便宜，因此，竟然改變初衷，將中央國會選舉而由州議會中來委派代表。在本法案提出前，就揚言要派出十二位，而僅給社陣三位，執政黨甚至要在已經不公平的選派法下，由社陣應得的四位剝奪一位。因此，行動黨通過此法案的真正目的，是要在對它有利的情形下，選派出更多的代表。

我們認為最合理的原則，應該是由人民來直接選出中央國會議員

，這原則是我們一路來所堅持的，不像行動黨因議席的多少而有所改變。我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選出真正代表人民意願的代表，我們反對在沒有得到人民的允許下，通過法案，以這次的州選結果來選派代表。尤其是這一次的州選是在一個不民主，不公平的情形下進行，我們更加要反對此法案。

(二)我們知道，這次的州選過程，完全是在對執政黨有利，對反對黨不利的情况下進行，在競選之前，行動黨本身已進行了整年的宣傳工作。它動用公款，濫用國家機構，大搞所謂「下鄉」，其實是在營行動黨吹噓。行動黨說新加坡有民主，但是在這期間，社陣屢次申請召開群眾大會却都不被批准。就這樣，行動黨在自己作好了充份準備之後，突然宣佈舉行州選，使反對黨在無法及時準備的情況下，讓行動黨在競選時佔盡優勢。

行動黨只給短短的九天時間讓反對黨進行競選工作，但它還始終不放心，在這九天里面，仍採取各種不民主和獨裁的手段，對付和威脅我們。它濫用國家機構，通過廣播電台、電視和一切它所能控制的宣傳機構，替行動黨宣傳「功績」。在競選最後兩天，更大舉污蔑社陣，派了大批用公款聘請的雜國隊

，滿街招貼不負責任的標語，並且恐嚇人民不得投社陣，否則，中央政府將把軍隊開進新加坡。尤其令人憤慨的是，社陣的工作人員被行動黨人毆打。如果說這次的競選是民主的話，那麼行動黨為什麼不放棄這種獨裁的手段？

必須強調，在競選之前，行動黨已與殖民地政府和聯盟勾結，在二月二日用公安法令逮捕了星洲的進步人士，其中有四十餘位是社陣的精幹幹部和中央執委，政府勸他們鼓勵暴力，從事共產活動，但是到今天政府還拿不出證據，他們完全沒有給予表白的機會，而是在不經審訊的情形下被逮捕。政府的這種作法，是在鎮壓左翼，削弱反對黨的力量，以便在大選中打「包吃」的勝仗。因此要根據這次州選的結果來選派中央國會議員，是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

(三)這個法案根據州選的結果來派代表已經是不合理，而由議席的比例來選出代表是更不合理。這次行動黨雖然獲得37席，佔總議席的72%，但所獲的票數僅佔投票總數的47%；而社陣雖然只得13席，佔總議席的25%，但所獲票數却佔總票數的35%。換言之，行動黨一位議員只代表7千餘名選民，而社陣一位議員却代表了15000餘選民；因此，要根據議席的比例來選派國會議員是不公平不合理的。而李光耀過去也曾說過，這次的州議員在選政黨，那麼，是否說應該根據得票總數的多寡，由各黨選派自己的國會議員呢？

(四)我們還要強調指出，目前的議院中，已有三位社陣議員被無理逮捕，還有兩位被警方採用最尋常的方式進行「接觸」，今天，連立法議員都被逮捕，還有什麼民主可言？這裏，我們要對政府逮捕議員的作法，表示強烈的抗議，當反

(轉入第四版)



給希特勒李的一篇"報告" 老丁

引東姑入關的李光耀反動政權，大選後又掀起鎮壓左翼運動的兇焰，企圖通過這種"拳打"來挽救剛建立但已岌岌可危的傀儡政權。這位李承晚的得意徒弟的幻想是否能如願以償呢？雖然有待事實的證明，但這裏不妨也羅列些"道聽途說"，"走馬看花"的"民情"，好讓希特勒，李在夢醒時也能斟酌一二。

大選"民主"手段引起憤懣

大選結果雖然公佈希特勒李繼續保持如吳廷炎之"政權"，但民情的震驚和沸騰不單限於市民村老，商人老板莫不議論紛紛：如"偷換票箱"啦、"三千化學藥水弄的打底票"啦、"建國隊十九歲可投几張票"啦、.....甚至風聲鶴唳，講不中選之大官爺透露"機密"以洩憤的也有，真是莫衷一是。記得大選後第三天而已，希特勒李一位從來不敢開群眾大會或街頭會聯的"番薯魚丸"（議員），在車站等車，竟然有一位沉默寡言的村老，在咖啡店里，"衆目睽睽"之下，破口大罵：".....你這個在家打父誣母，在外刁賴甘榜人的臭貨，今天居然也會中選"，令伯說不相信，如果這次大選後做"脚手"，你這人會中做"番薯魚丸"？來啦！去控告我啦！....."

由此可見群眾對所謂"民主"的觀感是到達什麼地步。而希特勒李的"魚丸"，竟是如此"番薯"，其代表性（？）是可想而知了。

水井邊，洗衣阿媽大罵短命

如果希特勒李還有勇氣，不妨親身"下鄉"，只要到水井邊聽聽村婦的三言兩語就夠了。可惜他沒有丈夫幫襯，跑到龜隆港被取暖壓聲，找阿東姑作伴。

請聽一位洗衣阿媽（他的支持者）的話：

"短命阿李××，大選時候一直哭啼合併多好到多好，說什麼會快樂，做工免憂慮.....當今咱才知愈回來太慢，聽說印尼反對合併沒貨來，糯米"翻轉"起價，椰粕、米糠貴五六元，咱買貴物，畜牲可沒漲價，雞頭一斤一元零多存七角，雞蛋一角落到9分，.....這樣下去咱養畜牲頭一個先倒給他看哩，合併好在那里？咱每日每日一直在吃"貢額"呀！早知道不投他鑽子（行動黨黨徽）....."

李政權的選民"基礎"就是如此"穩固"！

沒賣不得吃，要賣就得蹲着等死

印尼斷絕貿易和經濟關係後，馬來西亞捕魚業連受嚴重的打擊。由於鮮魚供給源頭已斷，巴殺的魚販生意蕭條，愁眉不展。他們極極能買些小魚，價錢又較高，顧客多是嚼嚼一窩，搖了搖頭："喂過吃猪肉....."走開了。

據悉，有些魚行老板已發薪水給工友到十月十五日止，並附屬工友早日轉行，如果沒法，只有大伙兒天天來魚行蹲等（吃），到米甕打空，魚行倒吊，兩方無得。可見捕魚業的困苦維艱了。難怪一位魚販抓著一條江魚仔塞進一條馬交的嘴里笑着對大家說："這就是"合併"，因老兄的"繁榮"，咱沒賣哩不得吃，要賣哩蹲着等死就是....."歎息不已。

馬來西亞咖啡，好過涼茶

筆者路過一咖啡攤，坐下休息，只聽一位巴士工友甲（口旁）了一口咖啡烏，伸着濁黃的舌頭對攤主說："松啊（攤主），你的馬來西亞咖啡，好過涼水！攤主啼笑皆非，無可奈何。原來這次白糖起價，一斤6角，咖啡只起二三角，他攤主為着"芋源開流"，竟鬧出了一個笑話。

藤業工友大罵反動派

由於印尼斷絕藤料來源，政府又來了貓哭老鼠的"保護"藤業，禁運藤業原料到馬來西亞以外的國家.....弄得藤業老板無貨轉售歐洲市場，工友也遭殃，藤器工友更不必講了。據一位藤業工友說：印尼無求貨，藤原料已漲價數角，政府又禁止外輸，上等原料老板賣不出，生意受限制，而本邦多數藤器業只靠較次等原料，少數上等原料就夠了，因此，老板雖做生意，我們工人也遭殃了。"這也就難怪一位做藤器的村老憤憤不平地斥責："媽的！我們的藤椅藤籃等等已經不能運到印尼銷售，這種[合併]帶來了什麼好處！藤料貴，（藤皮起價三四角）藤器却不能漲價販賣，那又無市場，估價工友加，要怎樣活下李？"

以上這些民情不過是個"浮光掠影"的概括而已，如若再將藤業、膠業等情況也一一贅述，相信每個聽了都要竊飯衣杖！總之，馬來西亞帶來的失業、痛苦、戰亂、不安.....各階層人民已初嘗其味，蘊蓄着的無名怒火遲早就要爆發的！讓我們再聽一聽老百姓對最近幾個事件的感覺。

爭取公民權的人沒有公民權

軟弱的星洲大選過後，南大理事會主席陳六使先生便在所謂協助共產黨等罪名下被希特勒李通奪公民權。此事一出，星馬華人大為震驚，且對咖啡店老百姓的看法。

"如果陳六使這次三腳三脚，去扶（捧）阿行動黨，看行動黨會不會吊他的公民權，甚至還委任他做國會上議員呢？"

"這次陳六使不過是呼呀人家投兩大生罷了，他是兩大主席，這種話欠什麼理由，一社陣，統一黨，行動黨里都有兩大生嘛！"

"其實，什麼親共或共產黨完全是"借刀殺人"的手段，政府要收拾有骨氣的陳六使，然後再控制兩大却是事實。"

"因老祖公，陳六使以前也是星加坡人爭取公民權，那身護具有的還要答謝他的功績嗎？現在他為了教育，像聯邦的林連玉一樣，又失去了公民權。這種政府叫做"民主"！政府在捧人家的嘴巴叫人"聽話"嘛！"

李光耀"老賊假借夜"

李光耀奪了陳六使先生的公民權後，還搞出一副如來佛臉孔，說要"會理"解決兩大問題，但其此間時，他又勾結軍閥，派大批軍警，搜入兩大，逮捕、毆打.....（轉入第五版）



美國貨在新加坡的銷售

這篇文章原載七月廿九日出版的《國際商業》週刊，作者是美國國務院駐新加坡商務官員亞爾拔·L·查卡。文章中指出：(一)自一九五九年以來美國貨銷在新加坡不斷增加，在新加坡工業品的進口中，僅次於英國和日本。(二)擬議中的馬來西亞聯邦的成立對美國貨品輸往新加坡並通過新加坡轉口，不致發生影響。(三)美國公司正參加新加坡裕廊工業區的海洋碼頭興建工程，還有數間美國公司正考慮在裕廊進行大量投資。例新加坡的新興工業給美國貨品的銷售和美國承包服務提供着機會。

新加坡主要是個港口——以運輸噸位而言，它在世界港口中，名列第五。它是東南亞重要航運、金融、保險和經紀中心——有三十五間銀行和五十多間船務公司在這裡設有總行和分行。華人佔多數，他們善於經商。

新加坡政府“經濟發展局”對新加坡的工業化起着實質的促進作用，它在裕廊籌設一個九千英畝的工業城，這個工業城具備海洋和沿海船隻停泊碼頭（由一個美國公司集團和一間當地公司興建中）、公路和鐵路、水電設備、工業建築物。數間美國公司，包括一間化工廠，考慮在裕廊進行大量的投資。作為擬議中的馬來西亞聯邦、北婆羅洲和砂拉越聯邦的一個主要經濟單位，新加坡的工業基地預料將告擴大，因為當地的產品在馬來西亞聯邦、北婆羅洲和砂拉越有市場。

作為這個地區的主要港口，新加坡從馬來亞聯邦和印尼輸入熱帶產品——主要是原橡膠、椰乾和香料，經過加工，直接再輸往世界工業國家。反轉來，它從工業國家輸入各種製成品和半製成品，從消費品方面的傢俬會和電視機到設備方面的重型推土設備和巨大挖泥機。在很大程度上，進口貨是再輸出給整個東南亞用家的。新加坡的自由港地位，容許輸入、加工、儲存再輸出各種貨品，數量上實際沒有限制，新加坡港務局倉庫和分銷商品貨倉，有着儲存各種產品的設備。

由於馬來西亞工業化關係，新加坡的逐漸加入共同市場，必然意味着它的自由港地位逐漸腐蝕。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曾經表示，一個共同市場將不會對貨物集散地的貿易發生不利的影響，新加坡將與更多保稅倉庫，儲藏進入貨品，並對這些進口貨征收保護關稅。

人們相信，雖然即告成立的馬來亞和它的擬議中的共同市場可能引起某種新的保護關稅，但是，這種關稅在一些時候對大部分自美國輸入新加坡和新加坡的銷售地區（即印尼、泰國、南越、緬甸、目前的馬來亞聯邦、北婆羅洲、汶萊和砂拉越）的貨品，不致發生影響。

近年來，由於它的鄰邦已發展成為需要擴大它們的農業和工業基地，經新加坡輸入的重型設備數量大增。訂購這些設備的直接訂單，常常是由一些在新加坡設有總行而在鄰邦設有分行、支店和代理的公司發出的。這些國家所需的消費品，如食品、家庭用器皿和現成物品，已告增加，通常並由新加坡倉庫供應。因為這些交易額很高的貨品的倉租比較低，而且容易找到貨倉儲藏，

訂貨可以很快的送到整個東南亞各地。

美國的市場

自一九五九年直接從美元區輸入“自由化”以來，美國貨運銷新加坡和轉口輸出市場已逐漸增加。根據新加坡輸入統計，從美國的輸入由一九五九年的4/32萬美元增至一九六二年的6643萬美元。與此同時，美國貨在新加坡市場所佔份額後3.2%增至5.0%，在新加坡的供應國中，它從第八位提高到第五位。今天，在新加坡的工業品供應國中，美國名列第三，地位僅次於英國和日本。從美國輸往新加坡的主要貨品有：工業機器、拖拉機與拖拉機零件、香烟和米加工罐頭及食品。

在新加坡本身，由於新加坡政府根據國家的“四年開發計劃（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增加開發經費的結果，美國貨市場有顯著增長。雖然增加經費的詳細內容尚未發表，但是在列出的項目下，計劃在四年內動用的主要資金開支計有：

- (一)工業和商業（即工業基地的清理，為工業正當投資和貸款、電力、水利和煤氣工程籌設資金）——1/2億美元；
- (二)社會發展（主要是公共場所和學校的興建）1/6億美元；
- (三)運輸和交通（大部份是築路、海港和機場興建）1/2億美元；

需要當地的代理

這些工程的供應和程度較小的服務，是由政府公開競投而取得的。在房產方面，投標是由“房產與發展局”發出招投的。美國的建築材料和五金供應商處於不利的地位，除非爭先委出一些能夠和當地承包商談判的代理商，而這些代理商必須在一個很短的限期內向政府提出競投。除非美國建築材料供應商在這裡設有代辦，否則他只有聽任日益增長的新加坡建築材料市場為日本和英國所競爭。

在公共事業方面，新加坡政府的投標也是按照這個辦法的。新近成立的“公共事業局”現在發出招投水利、煤氣和電力工程。美國供應商往往能夠對這些投標提出有效的直接競投。但是，美國公司應派出它的地區代表到新加坡和適當的新加坡官員討論提出競投，如有必要，加以詳細討論，這樣，成功希望最大。

有一間很大的美國公司最近參加競投一項價值50萬美元的電訊——交通投標，有關官員要求這間美國公司派出一位代表到新加坡解釋有關的複雜設備某些用法的詳情。這位美國地區代表到達（經過一度延期之後）新加坡，花了剛好的時間，對設備作了迅速的、表面的說明，然後離開。這次投標落到一位英國廠商手中。後來新加坡官員通知美國總領事館稱，美國的設備在質量上可能優越一些，價格的競爭有吸引力，但是對用法解釋，過於草率，難以令人信服。

承包服務

新加坡私營工業方面也敢開發美國貿易和承包服務

（轉入第四版）

對馬聯總調查星工會：SATU聲明

本邦SATU卅六工團，針對馬來亞聯邦職工總會將於本週三派出一代表團前來本邦進行所謂“調查新加坡職工會的正確局勢”之聲明：

由於新加坡政府已經全面地控制了國家一切宣傳機構，以及它的[卸用工會]——NTUC及勞商正在日益加激地通過各種卑鄙手段，展開其對付所有非行動黨工團惡毒陰謀。同時，星洲人民的基本權益，諸如：言論、結社、出版、集會、人身安全扼殺殆盡。

我們對於本月十日馬聯總毫無根據的在報章上發表聲明指責：新加坡職工會SATU屬下職工會直接參與政治活動。我們是有必要給予強烈駁斥。我們嚴正指出：新加坡職工會SATU屬下卅六工團全體會員的總罷工行動是用來表達工友反對迫害，保衛組織，維護人民基本權益的正義鬥爭。

馬聯總的聲明：對於新加坡工人的正義行動的真正關懷，使我們感到很大的懷疑。

我們SATU屬下卅六工團，一路來所作所為都是基於廣大勞苦群眾的利益為前提，所有一切符合勞苦群眾利益的鬥爭，我們將毫不猶疑地給予全力支持。相反的，如果來自反動派的迫害與壓制，我們將堅決地，全面地徹底暴露與反對它，左派職工運動一貫來都是基於這個原則處理問題。對於馬聯總的實地了解，我們將基於以上原則對待之。

我們星洲工人在長期的鬥爭鍛鍊下，已經有豐富的經驗來判斷一切是非，對於任何偽裝所謂[職工領袖]，在反動派的指使下所派出的代表團，是無法瞞騙星洲廣大人民群眾的，同時也無法達到污蔑左派工團的目的。

最後，我們真誠地向五邦工友兄弟表明：我們這次的行動完全被迫的，因為行動黨政府一路來所採取一系列鐵壓與迫害行動，促使我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爆發這場反迫害，保組織，捍衛人民基本權益的正義行動。

陰謀者又一“傑作”

——南大簡訊——

最近，有一些社會人士與南大學生家長，曾接獲一份署名[一群生活在恐怖氣氛中的南大學生]發出的文件。文件中通過南大在“9月/2日有6名學生被群衆毆打”“9月/6日一小撮學生在男生宿舍慶祝馬來亞成立”及“9月/26日政府逮捕南大學生引起學生的抗議行動的事件”對南大的行政，學生會，及廣大有正義感的同學極盡醜化、藐視、打擊、破壞的詭事。

南大學生會為此，曾發表一篇二千餘言的告同學書，予以有力的駁斥。在告同學書中，學生會除詳細說明上述三事件的真相外，還嚴正的指出：這種非法文件的寄發，是反民族教育、反南大、反學生會的部署與組織的。其目的是企圖造成社會人士對南大理事會、學校行政當局、學生會及廣大同學產生不良印象，最終作為配合最近一連串對南大進攻的一種內應任務。散發傳單正是為了替所謂[南大必須改組論]製造根據，以利改組南大、控制南大陸線的進展。

在告同學書中，對於這[一群不良份子的能夠大搖大擺、寄發傳單，學生會也表示懷疑。因為最近學生會曾就此向學能課事件和南大面對的危機，向家長和社會人士寄發聲明和函件，但家長和有關社團都沒有收到，而此次的非法文件，許多家長紛紛的接獲。這種事實也使人難以相信這[一群]人士是沒有得到某方的資助的。

告同學書最後也指出：在南大面對內部的破壞與外來的侵犯的此

別，要保存南大的純潔性，是唯有靠黨、教、社會人士和全體同學的積極團結才能達到的。

告同學書最後也指出：在南大面對內部的破壞與外來的侵犯的此刻，要保存南大的純潔性，是唯有靠黨、教、社會人士和全體同學的積極團結才能達到的。

(接第三版)

的機會。除了“經濟發展局”增加公衆開支和大肆宣揚的馬來亞前途所給私營工業的刺激之外，當地工業家可獲得“新興”工業地位的利益，給予免繳利得稅五年。現在有許多這種“新興”工業開設中，還有更多在計劃開設中。此外，“經濟發展局”準備對許多種被認為在經濟上可以在新加坡生存的工業進行可能的研究。計劃中的新興工業，將需要輸入機器、原料、技術、包括裝配或製造汽車電池、打字機和計算機、卡車及巴士車身、縫紉機、電氣設備(例如，二匹馬力以下的馬達、雪櫃、燈泡和熨斗)、工業橡膠帶和輪胎所需的設備。

砂拉越將進入“緊急狀態”

在敦拉昔宣佈砂拉越將進入緊急狀態的第二天(10月21日)

[馬來西亞]內政部長拿督依斯邁突飛北婆。據電訊報導，內政部長在向新聞記者發表談話時說，這不過是[觀察當地一般治安情況]。

不過在10月24日依斯邁在回答記者却說：[砂拉越的情勢曾一度令人關心，但是局勢並沒有變得更壞。我們預料會有更多的騷擾.....]

砂拉越及沙白的局勢到底是不是惡化得很？這只有聯盟要員才會知曉。看來該不會很平靜吧！

(接第一版)

對黨的職員已經被捕的情形下，要由不獲選的職員中來選派國會代表，難道是公平嗎？

因此，我們反對這不公平、不合理的法案。我們認為，新加坡選派至中央國會的議員，應該由人民直接選出。執政黨不斷誇言：在[公開辯論]中反對黨已經失敗，在[民主]鬥爭中，行動黨已獲得勝利。但是，公開辯論並不存在，而所謂民主只不過是執政黨的民主罷了。如果真的要民主，那麼就應該歸還人民各種基本的民主權利，釋放所有的政治犯，然後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舉行中央國會議員大選。

接受挑战看誰群眾多!

今天，總右派黨數直據政權的行動黨反動派政府不遺餘力地極力維護資本家之利益，尤其是外國資本家以及新殖民地勢力；在另一方面它採取了法西斯手段企圖粉碎人民進步左翼運動，新加坡已接近成爲鐵腕統治下之警察國。行動黨政府之應徵隊已成爲政府之納粹突擊隊，正似德國希特勒政權之暗殺隊及秘密警察一樣，被利用來進行暴力的破壞行動，對付反對集團法西斯統治的人民。

左翼職工運動最近發生的事件便是行動黨法西斯鎮壓進步工人組織的明顯例子。行動黨政府動用了警察，便衣暗探，行動黨控制之組織的代理人露骨地進行恐嚇、威迫工友。因此行動黨的奴僕如蒂凡那被利用和供奉爲「工人的英雄」是不足爲其的。最近蒂凡那受命來實施行動黨絕望的企圖，威迫工友參加行動黨控制的「勞商」，已是公開的事實。我們有充分的証據證明這所稱工人英雄曾卑鄙地致函資方給予合作進行破壞我們工友的組織。

我們進一步蘇聯蒂凡那之所謂 S.A.T.U. 黨下六工廠有五十個工會離會參加「勞商」的欺騙。其實，這些離會而去參加「勞商」之工友

僅是幾個支會之少數工友。他們之參加「勞商」不是出於對組織的失去忠信，而是出於行動黨政府鐵腕統治所造成的暫時性恐懼。廣大的工友及會員仍然堅強地站在我們這一邊。時間將會到來這些參加「勞商」的工友將有一日站起來反抗獨裁，威儆的「勞商」領袖。我們要告訴政府及其傀儡：你們是不能夠長久地愚弄工人群眾的。一些參加「勞商」的會員及幹事對「勞商」之所謂領袖的行爲與態度已產生埋怨和不满。

據可靠報告得悉，參加「勞商」的工會屬下之工友不願允許自由地選出他們的代表，也不允許知道工會負責人是誰。理由是什麼呢

？其理由便是「秘密」。爲什麼這些所謂領袖如此害怕讓這些工友自由地選出他們的代表及罷工總會之負責人呢？行動黨及蒂凡那經常提創所謂民主在那裡呢？

我們要告訴行動黨政府，無論其怎樣使這些爲其服務的偽裝工運領袖，如何猖狂地使盡一切欺騙的宣傳與恐嚇的伎倆，他們都無法離散廣大的群眾和動搖左派工會的基層組織。我們要向行動黨政府挑戰，請他讓我們利用政府大廈草場召開一個工友大會，我們將能夠使人民看到這一天的到來，將是行動黨政府最失望的日子，我們新設行動黨政府至少應該有勇氣和胆量來接受我們的挑戰！

本文是泛星、商行、巴聯、全聯海員、商船、建築六工團於十月二十日所發表的聯合聲明。

(接第二版)
虐待、侮辱兩大生。令人切齒不已，這就難怪老一輩的吞不下口涎，大罵：

“李光耀如果真的要解決兩大問題，何必這時？又爲什麼要動用軍警動脚動手，抓人打人，無法無天？看他塊賊面還不是暗地里和阿東姑巴結好好，要吞掉南洋大舉？別看他嘻嘻笑臉，這是“老賊假借夜”，屁股後帶支響鉤鐵！”

“哼！這叫做“教育自主”？主到條杖子給人剝去還不能講一句話！……”

封閉五團體，村民大喊白天打劫

繼兩大事件後，政府又無理封閉住聯、鄉聯、販德、小商、販聯五團體，損失最巨當推兩鄉村團體。據悉，當政府人員用垃圾車搬載這些團體的貴重傢私文件時，村民圍觀甚衆，群情憤激！眼看著他們的組織被強強解散，眼看著今後生活無保障，他們的子女又失去學習的機會，甚至熱淚簌簌而出，泣不成聲的也大不乏人！尤其再眼看著大家血汗捐獻的東西一件一件被搬走，絲毫也取回不得時，有的竟抑制不了，嗚呼，破罵聲沸什麼一片……

“吳吳！封掉人家的團體，還奪走人家的東西，這種賊行比光天化日之下，強盜打劫還要橫蠻大膽！李光耀的法律就是他可以強，咱不許報案！”

政府在迫人民造反嘛

在五團體幹事會員遊行請願，被迫驅散，希特勒李

又動用軍警無理驅散和拆除工友罷工布條，破壞和平罷工，毆傷和逮捕工友，並進而逮捕職工領袖和社陣立法議員……這些無法無天的罪行，正是出自制定“法律”的“政府”之手，激起星洲廣大老百姓的憤怒和仇恨，我們隨處都可以聽到群眾痛恨的斥責：

“人家和平罷工，和平遊行，要的就是和你政府講道理，你政府却強硬派兵驅散，還說什麼“強”，你政府已經是無理了嘛！”

“你政府說要奉公守法，要“穩”，工友罷工，頭家也沒反對，你拆人家的布條，打人，抓人，穿鞋三港某膠廠工友被軍警打暈後還抱起來丟下，並用槍托搥打！這成什麼法度？當時有一個懷孕工友也被毆暈過去，你看這些怎不使人咬牙切齒，政府完全比日本鬼還野蠻了！”

“聽說在“元咬脚”附近，幾個聯邦的兵士抱住一個女工友，有的拉裙，有的拉腰，當街侮辱，還好他們熟識看周圍人多，否則啊，給人踏成肉餅！”

“你李光耀整日“哭父”共黨黨，一直抓職員，這窮什麼“民主”？你抓他，抓到沒有一個反對黨職員不是好？星加坡五十一區賭博完拿給你行動黨訂了！”

“政府整天說人民要暴動，其實你政府現在的做法已經臭過日本仔，你是在迫人民造反嘛！”

從上述這些“民情”的反映里，我們完全可以看出，儘管反動派每一次進行瘋狂的鎮壓和摧殘左翼進步運動，但是，每一次都在進一步地孤立他們自己，每一次都在迫他們自己早一步走進棺材里！

——就把這些，當爲給希特勒、李的一篇“報告”吧！

